



西藏手记：山水课(组诗8首)

作者:陈赫

拉萨河畔

秋来而相顾,唯有流水声
始终冲刷着行人
我一低头就看见白云起舞
那身形迅捷如同传说
清丽的步伐,逐一聚成队列
我想起碧波之上的浩渺
那时维九月
三秋有了倩影,而古城低语
于轰鸣之外进入河谷
静谧,遂显得透亮见底
我的疑惑放大至沿河的村庄
炊烟起时,飘蓬的心回到滩涂
满目都是金黄啊……桥上人
太像风景,宝塔孤立时
天地,容得一雁成排
多数来时的理由,埋进了涨落
当流淌开始变浅
柳梧大桥沉寂如雪花
我确信那是一种融化,或者湿漉
在一河之水冰封之前
她曾向我招手。苍羽起伏
我以鹰的眼睛答谢着
又以大美的词汇,编织着

八廓街一日

游人踮起脚尖,目光高过一寸
晨起的云朵
就会追溯到历史之前
时间的野马,得以保存住原貌
像我的手中,打磨多次的街石
要赶在正午来临之前
辨认出陌生的面孔
那片顺时针的方向里,再没有
比皱纹更坚毅的东西
波浪一般的声音,歌声入耳
日光有万顷播洒
第一次照得影子,如同信念
人间的一日
结语在灯火通明之中
我可以选择在天海夜市停下
也可以
成为神力时代广场的一部分
而当 I 想起
朗玛厅里酿好的酒
她曾经遥望的布达拉宫
已长裾落地

取景·罗布林卡

细数一遍古树的姓名
松柏、箭竹、细柳、皂角……
均藏身于红墙之后
石木结构
不易踩出深沉的脚印
故而金黄显露无疑
细节中的隐匿,被人重拾起来
这符合皇家园林的本性
——与华美相关
又在庄重里纵横
鸟鸣喊出内里的样式
壁画诉说,唐卡演绎,雕塑
以矗立不做声响,却最为动人
那艺术的殿堂
属于后来人的说辞
我们这般青眼,不够过多的视野
目之所及,都换上
一个星辰的标签
夜微凉啊,一件薄衣
来自园艺景观
想起盛夏之时,流水经过重开的花儿
我再有了少年之心
也如这般璀璨
哦,应是用上斑斓
这取景框里的名词

续写纳木错

湖面倒映出我的脸孔
这镜子通明
我已习惯迷人溢出
但有些宏伟始终难以察觉
不易捕捉住碧波荡漾
那只是原始开始松软
悸动之音,足以纯净似水
而不是湖边的一次邂逅
包括视觉上布满的群山染白
倘若向鸟的栖息地升华
冰川的冷峻,又成为仙境一种
只此一次摸到白云
藏羚羊便知道进退
前方月亮成湾,悬崖上薄雾四起
你要继续沉醉——
还会遇见成群的牛羊
悠闲似稚子归来
由此我确信她的怀抱
征服过夕阳,染红过唐古拉山
又在我的本子上记录下一段
——读出来就是:虔诚与苍茫
各自发生着
发声着

四季药王山

应该从光的侧面,描绘出
山的迷人
那一笔植被繁茂
显然不足以慰藉绿意
在春日的清晨
野花说出如此腹语
继而绽放成斑斓,追寻生动
我也有了悸动之心
一个披着夏季的葱郁之人
赶着清凉大片散发时
来看一场
壮丽落日与朝霞迎头相撞
神秘。遂成了难以置信
也有那秋天的落叶,不愿染上
十分的金黄
山路之上,逐个飘成风景
绕山数千遍
就有了鼎盛时期
宛如直插天际的山峰
远眺终回雪白
风继续吹——
凛冬就从我的额头落下
那时我想起拉萨的美
恰与一座药王山交融
两两致意,频频点头。

山水课·羊卓雍错

宝石日夜呈现出蓝色
群山所见证。又以湖岸线缠绕着
在寂静之地观水
最初一定是波光最为刺眼
而后油菜花成海
停在青稞麦田之间
语调也变得深沉起来
观景台显得颇为另类,登高者
以其吸附的引力为饵
往往有了做一条鱼的念头
在此遨游,吸吮着微风
测绘出四季水的泼洒
一朝温柔,一朝细腻
雪山阻止着高呼
继而使自己
俯身在天际之外
你听。碧波已有了三折
往返而不从固定的身姿
像一部分迷人
——纤尘不染适宜凝固住
记忆的皇冠
又有什么空旷抵得上一眼万年
鸟鸣作答着
涂抹再三,也似乎
躲不过山水一课

倒叙·雅鲁藏布江

那些历史悠久,那些倾泻而下
对应着奇山异水
任金光洗涤着江面
就快被我们想象的——
如同进入到画卷之中
伴着公路的停顿,车马在
画中作别
几声飞瀑撞击
冒险家沉迷不前
在激荡的往复里,选择
长成一株黄花
四山环拥而泣,两岸的村庄
衔接出一道彩虹
此时若说出极佳二字,群山的嘴
都要被风,堵上
若在清晨的雾气中穿越
冰川唤醒峡谷,森林惊扰草地
隔岸之火,也要
燃烧出一种原始
而我年轻的时候,曾在江畔独步寻花
彻底无眠地。不信
自己就是水命
水皆湍急又如何?
当时我信的是
——自己有千丈见底的眼睛
也像是这雅鲁藏布江的水
到了拉萨,就开始背流

南山公园写意

鸟声渐沉。雨水顺着额头而下
我想起清新的一种
山峦起伏,似一条曲线
林木上落下一缕尘埃
这些都是漫步者的影子
照在溪水之上
绚烂竟接近野花
不谈怒放的时节,就以歌声唱晚
边走
边听潺潺之音
许多时候
春意太容易掉进画里
当松柏追问杨柳
——为何低头
杨柳瘦成一片落叶
复苏的万物都可以作答
我们不语。只是等待秋天
红叶流火
南山已被花草包围
余下的一笔,应该留给眼睛
她说:唯有摄影者
——最像画家

秋风漫过色林湖畔

作者:苗云辉

秋风掠过羌塘荒原的时候,藏北的秋色便悄无声息铺满大地。远离闹市喧嚣的色林错,褪去了夏日的蓬勃喧闹,换得一身沉静安然。相比于四季常青的江南秋景,色林错的秋,是辽阔的、清寂的、通透的,带着高原独有的温柔与苍茫。这片西藏最大的湖泊,在秋日天光里卸下浮华,以最纯粹的模样,诉说着羌塘大地从容恬淡的岁月深情。

色林错的秋,始于大地温柔的变色。入秋之后,广袤的羌塘草原告别盛夏的浓绿,慢慢晕染出浅黄、金棕的温柔层次。没有萧瑟破败的苍凉,只有洗尽铅华的舒展。成片的牧草被秋风轻轻染黄,平铺在湖岸原野之上,像一层柔软绵长的绒毯,一直延伸到湖水边

际。天地之间色调极简,蓝天澄澈、湖水湛蓝、草原鎏金,三色交织,干净得不染一丝尘埃。秋风轻轻拂过湖面,带走了夏日的水汽与燥热,留下高原独有的清冽,风过草浪轻柔起伏,无声治愈所有浮躁心绪。

秋日的色林错湖水,是四季里最静谧动人的模样。夏日湖水奔腾荡漾、生机热烈,而秋天的湖面趋于平和,水波温柔舒缓,少有翻涌的大浪。辽阔湖水静卧荒原,澄澈透亮,在秋日晴空的映衬下,蓝得深沉、蓝得纯粹、蓝得通透。天光云影轻轻倒映湖面,流云缓慢游走,光影在水面缓缓流动,动静相宜,温柔绵长。湖畔千万年形成的古湖岸阶地,在秋日暖阳下轮廓清晰,层层叠叠铺向远方,岁月沉淀的厚

重感,在秋日寂静的氛围里愈发动人。站在湖边远眺,水天一色,旷野无边,人的心事也跟着这片浩渺湖水慢慢舒展、慢慢沉静。

秋日的色林错,藏着最温柔的生命余韵。盛夏热闹的候鸟陆续启程南迁,湖面褪去喧嚣,归于安宁,但荒原从未失去生机。藏野驴、藏羚羊依旧自在栖居于湖畔草原,它们缓步觅食、悠然踱步,从容适应高原秋日的微凉与清寂。没有追逐、没有惊扰,生灵与湖水、草原温柔共生,构成一幅安静治愈的高原秋景。相比于夏日万物蓬勃的热烈,秋日色林错的生机是内敛的、温柔的,让人读懂:繁华落尽的平和,亦是生命最好的状态。

高原的秋,最动人的还有烟火与信仰的

温情。世代栖居湖畔的牧民,依旧守着这片辽阔水土,延续着古老质朴的游牧生活。秋日草场温厚丰美,牛羊散落湖畔原野,悠然食草、自在生长。秋风里偶尔传来悠远的牧歌,简单质朴,却饱含对土地、对湖水、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湖岸零星伫立的石堆,历经秋风日晒,静默如初。质朴的生活,与秋日湖山相融,让清冷辽阔的藏北秋景,多了滚烫温暖的人间底色。

色林错的秋天,不张扬、不热烈,却自带治愈人心的力量。它没有层林尽染的绚烂景致,没有秋雨绵绵的诗意缠绵,却以荒原辽阔、湖水安然、生灵静谧、人心质朴的模样,诠释着独属于高原的秋日梦境。